

傳統相聲匯集
(5)



传统相声汇集

第五辑

沈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1980·12

目 录

单 口

韩信击缸·····	汤金城录音稿 (1)
假孝子·····	胡兰亭述 杨 微整理 (7)
贼说话·····	张寿臣述 (18)
打油诗·····	刘宝瑞整理 (22)
求一毛·····	郭启儒述 (29)
龚爆鸡·····	欧少久述 (31)
考弊司·····	韩子康述 薛永年整理 (36)
双槐树·····	于宝林述 (43)
张广泰回家·····	张春奎述 (63)

对 口

喂政部·····	张寿臣述 陈笑暇整理 (100)
寿比南山·····	张寿臣 陶相如 (112)
打牌论·····	郭荣起编写 (119)
歪批《三国》·····	王志民述 (131)
大上寿·····	常宝坤 常连安 (142)
树没叶儿·····	郭启儒述 (149)
反七口·····	郭启儒述 (161)
庙游子·····	郭启儒述 (169)

学叫唤	刘宝瑞 郭启儒录音稿	(173)
文章会	刘宝瑞述	(184)
打灯谜 (追“把”字)	于连仲整理	(190)
卖五器	于连仲整理	(202)
普通话与方言	于连仲 于春早整理	(213)
数来宝	于春早整理	(220)
地理图	白万铭述 杨 徽整理	(227)
十八愁绕口令	王鸣禄 史文翰录音稿	(236)
铃铛谱	姜伯华述 冯景顺整理	(253)
战马超	张杰尧 侯宝林录音稿	(259)
卖布头	侯宝林整理	(268)
改 行	侯宝林整理	(277)
武松打虎	侯宝林整理	(287)
三棒鼓	侯宝林整理	(295)
阳平关	侯宝林整理	(307)
捉放曹	郭全宝述 侯宝林整理	(313)
窦公训女	彦授宸述	(321)
珍珠衫	常宝霆 白全福录音稿 里 果整理	(330)
武坠子	阎笑儒 尹寿山录音稿	(343)

群 活

牛头轿	张笑侠辑	(357)
跑腿子	刘宝瑞述	(373)
双字意	白万铭述	(382)

韩信击缸

汤金城 录音稿

一块白薯四两，两块白薯半斤，三块白薯十二两，四块白薯斤半，哪块大一点儿？

这分量啊，还不大一样。您看当初啊，有一韩信，他给卖油的分过一回油。因为这两个卖油的买卖不大那么很好，不愿意做了。那么怎么办哪？两个人在半道找麻烦：

“你看看这买卖不能做了，老不卖钱，不能做了。”这个说：“你不愿意做了，我也不愿意做了，那么不愿意做了，咱俩分了得啦。”“好吧，咱俩分啦。”这两个人哪是十斤油。十斤油，可是那个提呀，一个三斤的、一个七斤的，这没法分。“咱俩分啦。”“好吧，你给我多少？”这位拿起三斤一个提来呀，一共是十斤，这个桶是空的，那个桶里是十斤油，提出三斤油来往空桶里一倒：

“得咧、这是你的咧，这是我的咧”。“你的咧？”

“噢，这是我的。”“啊，你合适了对不？我不合适呀！你那里是七斤，我这里是三斤，哪行啊，这个？”“那行，我再给你来一提，这是六斤啦，行了不？”“行啦”。“你行了，我也不行了！”这两个人怎么也分不开，韩信走到这儿说：“你们两个干嘛哪？”“俺俩分油呢。”“分油怎么分不开呀？”“你看一个三斤提，一个

七斤提，我们俩一人五斤，这怎么分哪？”韩信说：“不要紧，好分，我给你们分，你们都倒一桶里头，把这桶腾空啦。”腾空了，韩信啊，拿着这个三斤的提来呀，打这十斤油里头，提了一提：“你看多少？”“三斤”。“再来一提，俩三斤六斤，再来一提，仨三斤是九斤哪，瞧准了没有，这是九斤，这里头还有一斤。”又拿七斤提在这九斤里头一提：“你看这是七斤提，你看这是多少？”

“这里是九斤哪！”“提出七斤来，往这一倒，这里头有一斤，这是八斤对不对？”“那是二斤。”“啊行了。”再拿起三斤提来，打这八斤油里再提出三斤来往那二斤里一倒：“你算算这是多少？”“五斤。”“这里头？”

“这里头也是五斤。”“对了，完了，你们俩走人。”打这给分开了。

韩信小时念书的时候，他还击过一回缸。在学房里头，小孩念书，老师这天没在家。当院里有一个大水缸啊，是养活鱼的，很大一口缸。小孩淘气，捞鱼去了，一捞鱼、鱼跑缸底去了，小孩身子轻呀，头又沉，掉在缸里头了。小学生当时来不及呀，搬缸是搬不动。怎么样啊？韩信这点儿地方，是快。老师有一大秤，赶紧拿起秤砣来，照这缸上，当！当！当！冬！哗啦啦……水流出来了，算是把小孩救了。打这老师还很喜欢他，说这孩子很聪明。他的功课还很好，每天念书啊，老师教完了，提前放他，因为他路程远一些，好早点儿回家吃饭。打这儿韩信哪，出学房啊，在这山环儿里头，拐过山环里头有这么一道河，韩信刚拐过山环儿，就听喊救人：“救人哪！救人哪！”韩信这么一听，耳音很熟，临近了他认识，是一个打鱼的老头

儿。这个老头儿啊，韩信天天打这儿走，老头儿在这儿打鱼，老头儿爱说话，跟这小孩说：“韩信哪。”“啊？”“上学呀？”“我上学。”“看我今天能打多少鱼呀？”“你打多少鱼呀？三十多斤。”小孩这么一说，老头儿一打鱼呀真就三十来斤。第二天老头儿还问：“你看我今天打多少鱼呀？”“我看你还打三十来斤”。哎，又打三十来斤。他这是怎么当子事情？这老头儿听这小孩说话呀，说打三十来斤，借口气儿，那“嚼咕”啊，他有点数余，他打三十来斤，有点累了，他就不打了，其实要是再打，还有，就这么当子事。那么这一天，韩信一早晨上学，这老头儿又问：“韩信哪，你看我今天能打多少鱼呀？”小孩也有高兴的时候，也有不高兴的时候。“今儿个你呀，连鱼尾巴你都逮不着！”“我逮不着，好啊，你听听这孩子说丧话。”打这儿韩信上学了。这老头儿一打这鱼呀，嗯！下去这网还真沉，自个儿都拽不动了，好容易才把这网拽上来呀，一搞开网这么一看哪，里头真是没鱼，有一个坛子。就这黄酒坛子，盛五十斤酒的大坛子，上头有黄绦子挂着符，用红绒绳系着。这老头儿有点财迷，心说这个呀，打不着鱼呀，这坛子里头挺沉，一定是金银财宝，这下我许打鱼的事儿甬干了，发点儿财，对了。解这红绒绳儿，打开一道符，还一道，再解红绒绳儿，又一道，三道符，这么一看，坛子里一道黄烟，“吱”就跑出去了。老头儿一看坛子里任什么没有。嘿！费这么半天劲，我打一坛子，这管什么呀？这老头儿正在纳闷哪，就听半悬空上有人嚷：“王老头儿！”这老头儿一听半悬空打雷，好大嗓子！抬头这么一看哪，自个儿吓一跳。吓！好大个

儿，平顶身高足够一丈开外，锯齿獠牙，红胡子兰靛脸，虎皮号坎，虎皮战裙，光着两只脚巴丫儿。老头儿这么一瞧，这是妖精，“吓！我说你是什么呀？你可别吃我！”

“啊，王老头儿，你不要害怕呀，，我是夜叉，老爷子。”

“啊，你是夜叉，跟我称老爷子怎么回事？”“因为我在海里头尽吃人，龙王爷把我逮住了，把我装到坛子里头，永辈子不准出世，把我扔到河里头了。今天你把我救了，我要报答你的恩哪！”“吓！闹了半天，您赶情是夜叉，我把您救了，您要报答我的恩，那么您有钱给我俩钱吧，我穷的要命。”“哎！我没钱哪，穷爷爷呀！”“噢，没钱嘛，你还得穷爷爷？那么您应当怎么报我恩哪？”“我这么些日子了，我圈了三年多了，任什么没吃哪！我打算把你吃喽！”“啊？！我还没听说过这么报恩的哪！你把我吃了怎么回事？”“省得你再打鱼受罪呀，你要一死啊，你见着阎王爷，我给你托付，托付，让你托生一个富贵之家，你看怎么样啊？！”“那不成您哪！我这么大岁数，我也不能让您白把我吃喽。”“你让我吃我也得吃，不让我吃我也得吃你呀。”“我说你这可不讲理，对不对？这么办，咱俩商量商量，你要吃我也成，呆会儿咱们找这过路人哪，让人给评评这个理儿，您这人头公道不公道，我把您救了，您还要吃我，呆会儿有过路人说应该吃，这么办，我认了，我让您吃，要说不该吃，您就不能吃我。”“那个，得过来几个人，过来一个人就成啊？”

“那不成啊，得仨人。”“好吧，就这么办了，咱们等人吧。”这老头儿直喊：“救人哪！救人哪！”好容易盼来一个人，是个砍柴的：“我说老头儿，你嚷什么呀？”

“因为我打鱼呀，我打上一个坛子来，是个妖精，是夜叉，他打算要吃我，我们俩正在倒磨烦哪，哎，你给说一句话，要应该吃，我让他吃了，要不该吃，他就不能吃我。”夜叉在半悬空说：“打柴的樵夫、你要说该吃，我就吃他，要不该吃，我就啃你！”这打柴的一想，这好啊，啊，“哎！该吃，该吃！”这打柴的一走，心说：

“你真就不讲理，我没地方雇雷去，要有地方雇雷我给你一雷！”这砍柴的走了，老头儿说：“我这倒霉呀，咱们再等吧。”等着等着来了一个楞大地的，扛着大锄，又走这儿了。“救人哪，救人哪！”“哎，老头儿你喊什么呀？：‘嗯，夜叉他要吃我。’”夜叉在半悬空说：“你看要该吃就吃他，要不该吃就啃你呀！”这楞大地的说：

“该吃，该吃他！我管不着，我走了。”这楞大地的心说：想不到这地方闹妖精，嗯，愣吃人，这我没法子。那么就俩了，老头儿喊着喊着正赶上韩信放学回来了。“救人哪，救人哪！”小孩过来：“哎老头儿，你喊什么哪？”

“咳，韩信，你家去吧，你这小孩别让妖精把你吓着。”

“我还没瞧见妖精什么模样呢！让我开开眼，我瞧瞧妖精什么模样？怎么当子事情？”“我打鱼打出一个坛子来，是个夜叉，他尽吃人，龙王爷把他圈起来了，那么我呀揭开符，他跑出来了，他要报我的恩，他打算把我吃了，到阎王爷那让我托生一个好人家的。我跟他商量好了，过来仨人，要说该吃，他就吃我，要说不该吃，他就逮谁吃谁。”韩信说：“那不要紧。”“不成，不成，夜叉瞧见一小孩，他把你吃了麻烦了！”韩信说：“不要紧，我看

看。”“你别看了，回头再把你吓着。”这夜叉在半悬空搭话了：“这一小娃娃！”韩信一抬头，吓！好大个儿，这相，锯齿獠牙，红胡子兰靛脸。这小孩胆子还真大：

“你干什么的？”“我是夜叉老爷子。”“怎么回事呀？”

“王老头儿把我救了，我打算把他吃了，你要说该吃，我就吃他，要说不该吃，我就吃你呀！”“要吃我，赶情好吃啊，嫩胳膊嫩腿儿的一点不塞牙，就这样，你别瞧我好吃，就难讨唤！你是怎么当子事情？”“因为龙王爷把我装坛子里头，这老头儿把我救上来了，我要报答他的恩哪！”“啊！报恩就吃人！？你说龙王爷把你装坛子里了？”“啊。”“我不信。”“你怎么会不信？”“你那么大的个儿，一丈多，那坛子那么点儿，就会把你装到里头，这不是说瞎话你都不挑好日子吗？”“啊，你不信！”

“我不信，这么办，我说夜叉老爷子，你要是真跑坛子里去，呆会儿连我饶上，你把我也开喽！”“啊，那好吧，我告诉你，我会变哪！我飏的一阵风，我就钻到坛子里面。”“那总得试验试验我瞧瞧，你跑到坛子里头，我在坛子口喊你几声，你要答应三声回头你出来，你连我一齐吃。”“好，就这么办，你可不许撒谎啊！”“那多新鲜，我这一个小孩子，多咱也不会撒谎。”“好吧，你先闭上眼睛。”“我干嘛闭上眼睛？干脆我拿手捂上眼睛成不成？”“好，你捂眼睛吧！”韩信拿手一捂眼睛，露着手指头缝儿，瞧着他，就这夜叉，一阵狂风，一股黄烟，

“吱”！就钻到坛子里头了。韩信赶紧拿手一捂：“哎，老头儿，刚才有什么东西没有？”老头儿说有符。“赶紧拿来！”一道符，两道符拿红绒绳一系，韩信恐

怕他没在里头：“夜叉老爷子！”“哎！”“夜叉老爷子！”“哎！”“夜叉老爷子！”“哎！”“我说您怎么上来的？”“王老头儿他把我捞上来的呀！”“啊，把你捞上来的呀。”当！一脚，“你还下去吧，孙子！”又给踢河里去了。

假 孝 子

胡兰亭述 杨 微整理

这是老老年的事儿。那阵儿，大南门里住着一户财主。老两口跟前，俩儿子一个闺女。儿子都娶了媳妇，闺女也出了门子。闺女出阁的时候，嫁妆就甭提多阔气了。光锡镞家什，象什么茶叶罐了，油灯盏了，蜡杆子了，论分量足足陪送了四十多斤。不几年，老头儿死了。俩儿子争着当家，打得鸡飞狗跳墙，到后来只好分家。

分家这天，请来了近支亲友作证，先吃散伙饭，后分家产。房宅田亩，现金存款，一律两股平分。分来分去，剩根炉通条，归谁？归谁也不行，拿出去卖破烂儿卖了五分钱，一个人分两分。还剩一分，归谁？归谁也不行，干脆隔墙扔出去，谁也别想多捞一毫分！

哥俩不一会儿就把家当分光了。老大住老宅，老二另找房。老大忙着归拢安置，老二忙着叫车往新宅里捣腾。这会儿，老妹子发话了：

“大哥，二哥，你们分完了吗？”

“分完了。”

“还有没分的哪！”

“没分的……哪儿还有什么东西没分呀？”

“妈还没分哪！妈怎么办哪？这个妈，你们不是也得两股均分啊？”

这一问，把俩哥哥问住了。是啊，光顾抢东西了，老太太后半辈怎么过活，谁也没核计。亲友们都戳大拇哥赞成老姑娘问得好。闷了半天，大爷才想出个话头来：

“老妹妹说得好。咱哥俩差一句话没说圆全。一般人分家，得给老人留下一股养老，咱们家还用那个啊？咱们是祖祖辈辈亲慈子孝啊！让妈孤孤单单一个人过，多让人笑话呀！不分开，妈是一个家；分开了，妈就是两个家了。这有什么不好办的？今儿正好是初一，妈在我这儿先住着，十六再到老二那儿去。俩儿子家里轮替着，一家住半个月。怎么样？”

大爷说得冠冕堂皇，二爷表现得慷慨激昂，老妹妹没挑的了，亲友们也没话说了。当时，就这么定下来了。

第二天一早，大爷两口子没做早饭就过来了，毕恭毕敬地站在老太太跟前儿，媳妇笑得象要咬人似的，儿子和气得说话都带颤音儿：

“妈，您今天兴致好啊？我有点事情要和您商量。”

“和妈说话，还用这么客气啊？有话你就说吧！”

“是，是。我们哥俩若不分家呀，一锅搅马勺，看不出高山平地来。这一分家，可就得各显其能了。谁过不好都让人耻笑。老二在衙门里有事由，每月里都有老大一笔

进项。我呢？就指着这点儿祖产，坐吃山空。日子过不好，还给您丢人。怎么办哪？只好口挪肚攒。这吃喝，可就得精细点儿了。我们打算从今儿起就换苞米面儿。为啥跟您说这些呢？怕您多心。我们紧巴您甬苞，反正不能委屈了您。您想吃什么只管吩咐，让您儿媳单做。”

老太太一听，这说哪儿去了？干嘛单做呀，往后儿媳媳妇扯舌该说我挑吃挑喝了。“不用单做。你们吃什么，我跟着吃什么。吃点苞米面儿，换换口味，也不错”。“您爱吃苞米面儿啊？”“爱吃。”“好，好。照您爱吃的做去。大奶奶，快点儿做饭吧！”

大奶奶下厨房，蒸了一锅窝头。炆面，不使碱，棒棒硬，跟石头似的，扔出去能把狗打个趔趄，老太太哪儿咬得动啊！没啃两口，牙花子都戳出血来了。她撂下了。

下晚了，老太太说：“媳妇啊，做点儿稀的吧？”大奶奶下厨房，烧了一锅水，撒两把苞米面儿，稀糊糊。老太太喝了两碗，别看没饱，肚子可鼓了。一晚上起了八回夜，净上厕所了。

第二天该换饭了吧？别想那美事儿。还是早起窝头，晚半晌稀糊糊。他们也吃这个啊？当着老太太面比划个样子，退下来两口儿领孩子偷着烙饼炖肉。合着这硬窝头、稀糊糊是专为老太太预备的。大爷还嘱咐大奶奶呢：“妈爱吃苞米面儿，这半个月就这伙食，可不许换样啊！”受得了啊！没到三天，老太太就饿得眯眼儿了。得了，撑不过苞米面儿，换换地方吧。她到二儿子家去了。

一进门，二爷就喊上了：“今儿才几天呀！你怎么不到十六就跑我这儿来了？这不是诚心挤兑人吗！”老太太

说：“你大哥净给我硬窝头、稀糊糊吃，我受不了哇！”二爷一听，“噎！干粮抗饿，稀糊糊溜缝。多好哇？您还吃不下，可真是不知足！大哥占着老宅子，分的是上等良田，我吃了亏了！分过来这点儿家当，早就踢荡光了，这房子都典出去了。我这儿连窝头都没有哇！不过。您来了，我还得孝顺您。谁让咱们是忠孝传家呢！您不喜欢吃苞米面儿，那就换换样儿。二奶奶，你手里有钱吗？”

“哪儿来的钱呀！”

“去，问问孩子，看谁腰里有钱。”

二奶奶打小三儿那儿掏换来一分钱，扔给了二爷。二爷一看“这一分钱够买什么呀？哎，你让孩子给他奶奶买一分钱苞米花儿吧！”好嘛，从苞米面儿变苞米花儿了。老太太吃了两粒，还咋着了，好玄没噎死。核计来核计去，只有一条道儿，上老姑娘那儿去。大儿子给苞米面儿，二儿子给苞米花儿，老姑娘若再给苞米糗儿呢？那就只好上吊了。

老太太一进姑娘家的门儿，眼泪就止不住了。姑娘一看，就这么几天，妈的腮帮子抽进去了，眼眶子塌了，下巴颏儿抖了，连抬头纹都开了，要死啊！她忙着一边给妈擦眼泪，一边劝：“妈，您别哭，是大哥、二哥不养活您吧？我早就把我们那两对儿看透了；您走到这地步，我也料到了。别哭，别哭，先住我这儿，我养活你老。”

老姑娘知道，妈没旁的病症，是饿坏了。好，加强营养。头两顿，不敢给大鱼大肉，怕撑着。给老头头熬点儿稀饭啊，煮鸡汤下点软面条儿呀，慢慢将养。过了两天，肉啊、蛋啊供上了。这么一保养啊，老太很快就缓过来

了。红光满面，腰板溜直，说话底气足，咳嗽就象放小炮仗似的。身板儿好着呢。

这晚儿，姑爷没在家，娘俩坐一块儿说闲话。姑娘说：“妈，我大哥、二哥分了房子、分了地，可谁也不养活亲妈，愣把您推到我这儿来了。您别多心，我不是说我不该养活您，我是替您咽不下这气。”老太太说：“我也恨透这俩小兔蛋了！”姑娘说：“咱娘俩变个戏法儿。看我的手急眼快，您只管蒙蒙毯子就行。变好了。俩儿子，俩媳妇拿您当观世音菩萨一样供奉，二十四孝续上他们四位，就得变二十八孝。你可千万别把毯子抖漏开，戏法砸了，儿子、媳妇就得拿您不当人。”老太太问：“啥戏法儿呀？”姑娘说，是这么这么个戏法儿。老太太说：“这招儿行吗？姑娘说：“您就擎着到俩儿子家享大福去吧！”老太太说：“好，就这么办了！”

那位说，到底是个什么戏法儿呀，您往下就知道了。

娘儿俩上八仙桌、爬柜盖，把老姑娘出门子的时候陪送的那堂四十多斤重的锡镞家什搬动下来了，放到一口破锅里，底下架火，不一会儿，全化成锡汁儿了，姑娘拿通条在地上刨了些个长条槽子、圆槽子，舀着锡汁儿浇铸了不老少锡条子、锡饼子。又找出块结实的新布，给老太太做了个围腰褡裢，把这四十多斤锡条子、锡饼子全放到里边，四周围用粗线纲了个密密实实。模得着，可是看不见，往出拿，就更别想了。做得了，给老太太贴身往腰里这么一围。怕它往下坠，肩膀上又加两条十字披红大带子。这下子牢绑了。

第二天一早，老姑娘给妈兜里放上十块大洋、一大把

铜子儿，雇辆车，打发她上大儿子家去了。

老太太一下车，大奶奶隔玻璃瞧见了，她没出来，竖着耳朵听外面的动静。就见老太太从怀里掏出一大把钱来，顺手丫缝里掉地下好几块大洋。拉车的赶忙给拣起来，老太太高兴了：“好啊，你有眼力见儿。车钱是五角吧？给你一块大洋，别找了！”大奶奶一看，阔气呀！这老太太发了邪财了。她赶忙跑出来：

“妈呀，您可回来了！您儿子一天没遍数叨念，慢走，我搀您……”一扶老太太的腰，硬梆梆的。好嘛，有货儿。一走路，老太太兜里叮当山响，钱都往外直蹿高。她冲屋里喊上了：“大爷，妈回来了！”

这一嗓子，把大爷吓一跳：怎么，称呼变了？过去不叫“老不死”，就叫“老帮菜”，这会儿怎么叫开妈了？这里有景儿！他鞋都没顾得穿就蹦出来了。

大奶奶说：“快搀着妈！”挤嘴努眼往老太太腰里指，大爷一摸，啊，带硬头货回来了。

进到屋里，大奶奶赶紧倒茶。老太太说：“老大呀，我到你老妹妹家住了几天。你这儿的苞米面儿把我吓怕了；到老二那儿，苞米面儿换成苞米花儿，更不象话！我不怨你们，你们的日子过得不宽绰啊。全仗着我早有算计，在你老妹妹家里存了点儿东西，这会儿我带回来了。在那儿我住不惯，还得住自己的老房老屋。你听明白了：我不白住，给房钱。那苞米面窝头我也不吃了，你给我找个老妈子，我自己开伙。管保一点儿不糟扰你们，就租间房子住。行不行啊？”

大爷一听，“噗冬”就跪下了：“妈呀！您说这话，

还不如拿刀捅我两下哪！哪间房不是您给我们留下的呀！找老妈子？儿媳妇不伺候老婆婆，要她干嘛！您自个儿开伙，朋友听说了都得骂我狗性，谁还交我呀！吃苞米面儿，那是您说爱吃，才给您做的呀。得了，得了，大奶奶，把小母鸡宰了，快给妈炖上。”老太太打这儿就吃香了。

到了下晚儿，太阳还老高呢，大奶奶就把被褥铺得了：“妈，您歇着吧。”“怎么这么早就睡呀？”“您早睡早起呀。”上来就帮着脱衣裳，老太太不让了：“干什么？你快住手！我知道，你是好心伺候我，可是不行，这衣裳不能脱！我把话挑明了：腰里这点玩艺儿，你们谁也别想动弹。我靠它养老呢。我还能活几年？全凭它好吃好喝，不价，又该吃苞米面儿了。只要你们孝顺，等我口眼一闭，剩多剩少都是你们的。现在想动？没门儿！你再脱我衣裳，我可要喊警察了！”大爷赶紧圆场：“不脱，不脱，穿着衣裳好，省得睡梦里着凉。”

这一宿呀，两口子给老太太盖了七回被。哪儿是盖被呀，摸老太太腰里的东西：圆的、长的，搁一块儿四、五十块呀，估摸着黄的多，白的少，这可是一票大钱啊！

大爷眼睛都红了：“可千万别让老太太走了！大奶奶，老太太若因为你出了这个门口，当时咱俩就玩命儿！把孩子叫起来嘱咐嘱咐，明儿别气着奶奶。”“叫不醒啊！”“不醒，不醒给我挠脚心！”什么刑法呀！

信儿很快就露出去了。这天大爷回家一看，老太太没了。他可急了：“大奶奶，妈哪儿去了！”“瞎！别提了，让老二抢走了！”“啊？你怎么让他抢啊？”“我抢